

新华社推出微纪录片《携手，为人民》 网友点赞：“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之作”

你看你看，国社这样拍中国共产党人的手

本报记者王若辰

建党百年之际，新华社推出一部特殊的微纪录片：主角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手。

8分半钟的微纪录片《携手，为人民》，由中联部与新华社联合出品、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(CNC)承制，以8K影像技术和杜比视界呈现。钟南山、张桂梅、卓嘎、杜富国以及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手，网络总浏览量突破5亿次。

同样是“手”，这部片子里的手有什么“魔力”？什么样的拍摄，需要导演穿5层外套，里里外外都是沙子？顶级设备闹“高反”怎么办？采访对象为什么频频“拒绝”记者的镜头？

让我们走近《携手，为人民》的制作团队，讲述镜头里看不到的故事。

相同的手，不同的故事

不同的手，相同的故事

百年大党，千秋伟业，纪录片该怎样拍？创意短视频？老照片视频化？讨论了一圈，团队决定走纪实路线，拍纪录片。“真人真事、见人见事，才能让观众见真实、感真情、动真心。”该片监制阎涛一锤定音。

百年风华，峥嵘岁月稠，片子该拍些什么？本着“向全世界展示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共产党人”的原则，团队广泛调研国际社会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最感兴趣的议题，抗疫成就、减贫密码、环保举措、文化传承等都列入“最热榜单”。

近9515万名中共党员，纪录片该如何破题？团队尝试“化大为小”，以一个核心意象作为视觉语言的抓手。意味着责任与担当的“肩”，象征着奋斗与实干的“脚”……最终，他们锁定了“手”——“手上有肤色，有人生经历的痕迹，手中所持折射着心中所系，既可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具象化，又是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符号。”著名纪录片导演、该片艺术指导梁碧波“双手赞成”。

于是，在片子中，我们能看到许多有故事的手——

张桂梅，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，入党23年。她的手贴满了膏药，难以伸直，总是握着一个大喇叭。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女儿读书时。这位“燃灯校长”，就是伴着大山女儿们朝读暮诵的灯烛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她们的前路。

杜富国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雷战士，入党5年。他的手，排除地雷2400多颗，粉骨碎身都不怕，而今留给镜头的，只有空空的袖管。穿上军装，他腰杆挺直，精神抖擞，用空空的袖管开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军礼。

还有将探测器送上火星的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孙泽洲的手，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挥毫舞墨的手，塞罕坝务林人浸着泥土的手，抱着大熊猫的年轻饲养员戴着手套的手……

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各国“携手”。国情各异，制度不同，中共的经验无法照搬，但理念可交流、做法可借鉴。怀着真挚而朴素的愿景，片子展开中共与世界其他政党的对话：用双手，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世界？

亚吉铁路建设者杨健的手，援非医疗队队员翁侨的手，中国维和战士郝丰卿的手……共商、共建、共享，携手起来，政党可以为人民创造山清水秀、健康快乐、远离贫困的世界，发展和平、美好就在你我手中。

一段精彩的分屏，将片子引向最后的高潮。一边是遒劲的书法竖钩，一边是穿梭如箭的中欧班列；左手茶香，右手咖啡；弗拉明戈和中国舞蹈家黄豆豆的长袖“共舞”，乒乓球世界冠军丁宁和橄榄球运动员“同框”，中国孩子和非洲孩子“一起”欢笑……

一双双不同的手，有的沾着泥，有的带着伤，有的力无穷，有的会“魔法”；这又是一双双相同的手，它们的主人都是中共党员，共同托举起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。这是中国的故事，也是属于世界的故事。

追故事的人：先感动自己，再感动观众

拍摄团队出发了，朝着河北最北部。他们要探访的是一个“功勋集体”——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务林人。

2017年，联合国环境署将“地球卫士奖”颁给塞罕坝林场建设者，以表彰三代塞罕坝务林人；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，塞罕坝机械林场作为一个集体，荣膺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称号。

拍摄之前，团队的心头盘桓着一个问题：“塞罕坝务林人精神”到底是什么？

第一代务林人，是来自全国18个省份的369名创业者。1962年，他们走进风沙肆虐的塞罕坝，吃黑莜面、喝冰雪水、住马架子、睡地窨子，上演最真实的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誓将黄沙的天下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。

如今，他们多已是耄耋老人，党龄都有半个世纪。任仲元就是代表。面对镜头，老人羞赧而朴实：“种树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事，我这一



纪录片《携手，为人民》截图。

辈子也只是种了树，不值得上电视！”

过了几天，执行导演苏轶人收到老人辗转递来的几张纸，上面写满了字。原来，老人怕自己“讲得不好、太乱”，把记者的提问全部重新回答了一遍。

第二代务林人，艰难中见坚守。都说“十年树木”，可华北落叶松等很多树种在干旱的塞罕坝，十年并不足以根深叶茂。1977年，一场雨凇灾害让十余年的造林成果损失过半；1980年，又是一场罕见的大旱，洒在数万亩树林里的心血付诸东流。

再战，勇气从何而来？他们面对拍摄团队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树倒了可以扶起来，人倒了可以站起来。”

“90后”小伙子时辰，接过爷爷、爸爸的接力棒，成为第三代务林人。献完青春献子孙，子孙依旧献青春。时辰觉得值。“世界这么大，我就不出去看看了。把塞罕坝建得更绿、更美，就是我这辈子认定的事。”时辰的话，让同龄人苏轶人感动不已。

先挖掘到感动自己的好故事，再好好讲故事来感动观众——这是团队一直以来的遵循。

团队拉着沉重的超大型拍摄设备，跟随扛着铁锹的务林人，一起爬到沙地里。清晨的沙地格外冷，那天又刮起沙尘暴，团队给摄像机细包上一层保鲜膜，以防吹进沙子，然后把外衣脱下来全给苏轶人穿上，自己只剩短袖，缩进车里瑟瑟发抖。

而苏轶人穿着5件外套，甚至把司机师傅常年放在车上备用的油乎乎的大衣也穿上身，站在大风里操作机器。深深插在沙地里的三脚架，在风中不住抖动。

风沙中的导演将风沙里的主角留给了务林人的手。挖沙，捧沙，拈起一根小小的树苗，指甲盖里攥着沙，跪在地上，再用手把树苗插进黄土里，另一只手再“沙沙”地把黄土埋上。一捧土，两捧土……眼下这树苗还不及手掌大，但它足以供后人遮阴乘凉。

那是一双双树皮般的手，粗糙，褶皱，包裹着生命力和创造力。

镜头记录下这一切。当苏轶人回到车上时，整张脸被风沙刮得通红，热辣辣地疼，耳朵里都是沙子，一边脱外套，沙子一边扑簌簌往下掉。

“哪怕经历了这些，都还不足以‘感同身受’——三代务林人在沙窝里造树林，他们经历了什么，战胜了什么，牺牲了什么？”苏轶人感慨。

在如今已郁葱葱的塞罕坝，能用无人机拍摄到大片大片绿色的人工林，光秃秃的沙地却只能拍“特写”——经过近60年的努力，塞罕坝尚未由沙变林的面积已经非常小，现已进入攻克“石质阳坡”等攻坚造林阶段，并在积极探索碳排放交易。林场维护也是一项光荣传统，塞罕坝这几十年间从未发生过一次火灾。

而无人机的眼睛也一眼望不到边的林海，每一抹绿色，都是塞罕坝务林人在沙地的底色上，一棵棵、一片片，倒了之后再一棵棵、一片片地种起来的。这是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！

回到拍摄前的那个问题，塞罕坝务林人的精神是什么？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、入党22年的陈智卿用一句话回答：“塞罕坝的每一座山、每一棵树、每一个人都是答案。”

到现场去：虽千万难，吾往矣！

片子中，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、巡边“格桑花”卓嘎的双手，与众不同。她的右手大拇指骨节外撇呈“八”字，是一次砸桩子拴牛绳时，石头砸到手，无法就医而落下的。

极致的环境造就极致的故事，而为了极致的视觉效果，团队将重达100多公斤的RED MONSTRO设备运上青藏高原。这是电影级

的设备，可达极佳的清晰度，能够保障画面在大屏幕上依然呈现完美视效。

可它在潮湿雾重、海拔超3500米的西藏玉麦乡，竟然有了“高反”，刚拍了两个镜头就出了故障，连开机都开不了。

这是前所未遇的情况。设备无法远程修理，只能返厂。玉麦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，属于中印边界地区，到拉萨要开12个小时的车。两位司机一辆车，轮换着开，把“受伤”的设备像120转运病人似的送到拉萨机场空运回北京厂家。而紧急协调的同款新设备也已飞抵拉萨，司机马不停蹄，再开12个小时的车回到玉麦继续拍摄。

在西藏，漫长的车程意味着风险。玉麦由于常年多雨，山体特别松动，经常塌方，留下满路石头，很多还是尖状石头，很容易出现扎胎事故。拍摄过程中，团队遭遇两次扎胎，导演、摄影、录音、助理一齐上手，撸起袖子，在一边是峭壁、一边是悬崖，海拔达4000米的狭窄山路上换轮胎，换好后继续赶路。

“我们通常白天拍摄、晚上赶路，而晚上由于气温降低，山体更容易塌方。”执行导演洛登回忆，拍摄期间，团队每天4:30起床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窗户看天气。“作为纪录片导演，我最头疼的是天气，天气里最头大的就是起雾下雨。可那几天我们就没见过太阳，天天雾深深雨蒙蒙。”

这样艰险的拍摄经历，却坚定了团队“拍摄卓嘎”的决心。斗雨雾斗高寒，雪山横亘，交通落后，卓嘎巡守半个上海那么大的面积，有多艰难？罕有人烟，孤苦耐劳，卓嘎一家两代人的坚守，有多伟大？

这是导演武笛第一次去玉麦。身材娇小的她，高反严重，一路呕吐，说两句话就要喘几口气，走两步路就得吸几口氧。就这样，她随着团队翻越了4座海拔达5000米的大山。

终于见到玉麦乡党支部前任书记达娃，武笛问他，路意味着啥？达娃答：路是生命线。

在过去漫长的时光中，一场普通的感冒就可能要了玉麦人的命，因不通公路，进出要4至7个小时翻越雪山。卓嘎19岁时，母亲就因生病没能及时出山医治而离世。

2001年，玉麦乡历史上第一条通往外界的砂石路修通了，卓嘎的父亲杰桑杰曲巴守着路，看到第一辆汽车驶来时，给这辆“铁牦牛”献上了哈达。

而如今，玉麦乡通路、通水、通电，家家户户有WiFi，还有修路队保障道路四季畅通。曾经的“三人乡”竖起一幢幢藏式民居，旅馆、小卖部、快递站都有了，蔬菜基地瓜菜长势喜人，艺术团老师蹲点教授锅庄舞……

“这一切都值得记录，不管千辛万苦，我们一定要来。”武笛说。

“先别拍我”：采访对象的心里，在想着什么？

新冠疫情中的重症医护人员，站在和死神搏斗的最前沿，自身也处在死神“毒液”的射程之内。团队想讲出他们的故事。

最初，团队找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邱海波。身为重症医学专家，邱海波奋战在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的一线，被广大网友尊为“重症八仙”之一。

约定的采访日期到了，可国内局地突发疫情，邱海波整装驰援，执行导演李光正只得在机场匆匆和他见上一面。“疫情就是命令，抱歉！”邱海波奔赴“战场”。

团队又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，采访“重症八仙”之一的该院院长康焰。他有33年党龄，是四川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队长，在武汉，他完成了医疗队的第一例气管插管、第一例经皮气管切开、第一例有创机械通气+ECMO患者转运等高难度工作，救治了200多名重症、危重症患者。

“新冠疫情刚发生，一瞬间我们的医护人员基本上就把名额报满了。”康焰说，“我们组织了131人的队伍，其中40%是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。”

经过新冠疫情淬炼的医护人员的手，最熟练的动作也许是戴上口罩、橡胶手套和护目镜、穿好防护服，拿起手术刀、针管、药瓶，和病魔掰手腕。片子记录下他们做了成千上万遍的动作，这是独属于他们的“行云流水”。

“即使每日都在重复的动作里，也有一份热血在涌流。”武笛说。

对医护人员的采访需要“争分夺秒”。因为，“记者跟他们聊上一会儿，总会听到他们说‘等我一下’，我得给病人换个药，我先去给几床量个血压。”武笛说，“医护人员的心里只有病人。”

片中还有一位医生，钟南山。他是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同时是一位85岁的老人。拍摄期间，局地疫情反弹，钟南山立刻从家人和朋友身边“消失”，奋战在一线，吃住都在医院里。这位党龄56年的老党员，用一生来践行“为人民服务”。

直到本片发布的前一周，团队才拍到钟南山的出镜视频。

“拍不到”的医护人员，反而让我们看到他们真实的工作常态。只要病人需要，他们就燃烧自己，点亮生命之烛。”武笛说。

在制片人王璐看来，多位采访对象都有相同的特点：朴实，接地气，晒得黑黑的，笑起来很憨厚，心里只装着一件事，校长惦记着学生，务林人惦记着种树，巡边人惦记着赶路。

“我甚至觉得很多中共党员都是这样的气质，不会用华丽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工作，不会把自己拔得很高，觉得自己做的是简单的小事，渺小如一滴水，但汇聚起来是如此磅礴的大海！”武笛说，“我们拍纪录片，希望采访对象善于表达，但这次的采访对象不是用语言在表达，而是用行动。”

各行各业优秀的中共党员，用双手创造时代，团队也用双手，记录下他们的奉献。

敬业、专业、乐业以及熬夜，为“新闻老店”挣得口碑

这部片子是新华社首部8K微纪录片，拍摄使用的是电影级的变形宽荧幕镜头。在维和官兵的段落，执行导演丁汀和摄影坚持上了在新闻纪录片领域属于前沿的穿越机，视角翻飞，“飞掠感”满满，酷炫十足。

“我们团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喜欢超越自己，挑战极限，总是选择‘更难的那条路’，不断创新。”丁汀说。这份自豪与骄傲，源自“团队每个人的钻劲和拼劲”。

这是一个颇具实力的硬核团队，自2018年摄制了荣获当年十大纪录片奖、最佳发展报道奖等荣誉的《与非洲同行》之后，他们又推出《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智者》《中国减贫密码》等高质量纪录片，此番原班人马再“携手”，记录“为民”的故事。

为了呈现各行各业优秀共产党人“手里”的故事，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执行导演孟菁与执行导演兼制片主任牛小溪拍摄了法官的手、残障儿童护士的手、交警的手等数十人、数十双手。

手的“主人”如是说

“能够作为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员的代表，出现在中联部、新华社联合出品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形象片中，为千千万万战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代言，我心备感荣幸！我为生在中国倍感自豪，我和我的团队，愿意为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、健康生活而不懈努力！”

——钟南山院士

“这个片子很接地气，既亲切又生动，调门不高但能入人心，显示了一种大度包容的胸怀与风度。”

—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

“我是一名运动员，也拿过奥运会的冠军，但比起跟我同框的英模劳模在一起，感觉自己要学习、要完善的还有很多。”

——乒乓球世界冠军丁宁

团队往往要提早一两个小时赶到拍摄地点，踩点、选景、架灯、布景，忙个不停。

片中，消防员举起“守护万家平安”的手，身后消防车整齐列队、枕戈待旦的画面，虽只有一帧，团队却拍了一晚上；邮政快递员举起“让上万件包裹准时抵达”的手、身后的“邮政绿”整装待发的画面，团队仅是寻找适合拍摄的场景就去了3次。“场景要干净整洁，构图要美，光线要明亮而柔和。”王璐要求。

“我们团队有‘三业一夜’——敬业、专业、乐业，还有常态化熬夜。”王璐笑着说，“最可贵的不是前沿技术，也不是先进设备，而是团队小伙伴。”

因为敬业，任务来临时，每个人都做足功课，“守土有责”地完成好自己这一环。团队就像拔河运动员，拍摄任务就是手里那根绳，所有人劲往一处使，使出浑身解数。导演探索更好的讲述方式，摄影寻找更好的机位，剪辑尝试更好的景别、拼接，配乐努力突出氛围，调色尽量还原画面……每一个岗位都在尽最大努力，不断争取“得高分”。王璐说。

拍摄纪录片不仅是技术活，也是体力活，无论是什么险远之地，团队中也无论男女从不含糊，遇到困难默默化解。

近年来，新华社在视频领域持续发力，推出一大批轻量化的融媒报道，同时“两条腿走路”，投入“重工”，力图创作有分量的扛鼎之作。这背后，需要专业能力的支撑。

“国社必须有能经得起时间和同行检验、能给时代留下烙印、能载入史册的视频作品。”多次担任大型纪录片制片人的王璐说，“纪录片堪称‘电视领域皇冠上的珍珠’，并非新华社的‘老本行’。我们愿做探路者、登高者，为国社这家90年‘新闻老店’在纪录片领域燃起一个火种、挣得一份口碑。”

在多场“硬仗”的历练中，团队一起扛大风，一起冒大雨，飞过多少里程，颠过多少山路，斗智斗勇，战天斗地，通宵达旦的节奏早已成习惯。“大家在拍摄前、拍摄中、拍摄后甚至会‘判若三人’，皮肤状态、精神状态都不一样。”王璐说。

是乐业精神为大家注入不竭的动力。8K的高清晰度，意味着拍摄难度和后期的工作量成倍增加，意味着出差所带的设备